



我的外爷外婆是一地地道道、朴实无华的农村老人。外爷和我的奶奶是同胞姐弟，外爷对我的奶奶一直非常尊重。我的爷爷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我出生的头一年冬天，我的奶奶满怀怀着对还没出生的孙子的无限期望和遗憾驾鹤西去。外爷家和我家在一个小村庄，离得很近。从小，我就把外爷外婆当做我的爷爷奶奶。小时候，家里小孩子多，迫于生计，勤劳的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暇照顾年幼的我和弟弟，我们的童年经常在外爷外婆家渡过。

外爷小时候读过私塾，师从抗大毕业学员鲁世鑫烈士，解放后参加过工作，满肚子都是历史故事、人情风俗，写得一手潇洒飘逸的柳体行楷。过年的时候，我们居住的村子周围，家家户户都能够贴上外爷写的春联而引以自豪。每年从腊月初几开始，外爷就被各家各户请去写春联，直到腊月二十八、九才能够结束。我的记忆中，他家整个过年的筹备，好像就是外婆一人忙前忙后，竟也毫无怨言。后来我想，这可能也是没有文化的外婆对文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吧。

外婆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传统妇女，勤俭持家，睦邻亲友，对孙辈的人特别的疼爱。小时候，父母忙于农活，外婆家的干粮总是不断，我常去常有。每当辘轳饥肠的时候，跑进外婆家：“外婆，我饿了。”外婆总是能从挂在楼上的箩子里变出可口的馍馍来。后来才听妈妈说，外婆每次烧锅盔馍或蒸馍的时候，都会多做一些，以免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吃的。小时候，总感觉外婆做的饭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种味道，到现在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是在潜意识里经

我的老师何惠林

刘洲

答案也一天天明晰。

自那以后，何惠林老师便成了我学习、生活上的顾问，专业问题会咨询她，生活难题会咨询她，甚至谈恋爱也会让她给点意见，她总是和蔼可亲、从不厌烦。我们是名义上的师生，更多是生活上的朋友，她会给我送好吃的，会给我送学习资料，我说我喜欢篆刻她便把她父亲的书法集送我。大五的时候，七十多岁的她还站在讲台给我们上课……这样的老师谁会不喜欢，谁会不尊敬？

其实，何老师出身名门，祖籍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何家湾。大伯何挺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领导者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先驱。曾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转移湘南农村，支持和协助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同年，随毛泽东率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父亲何挺警自幼研习书法篆刻，师从于右任先生，与西乡李白瑜先生、河北庞裕洲先生切磋研习金石篆刻，时人并称“汉上三杰”。何挺警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淡泊名利，从不计较名利得失。以他独到的书法篆刻艺术影响力，乐于施教，金针度人，为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正是由于伯父和父亲的影响，何老师一家为人极为谦恭仁厚、做事踏踏实实。记得上大学那会儿，何老师上课总会很早出门，一手拎着布袋子，一手拎着杯子（有时候是一个保温壶），走路很慢，爬楼更慢，开始我以为是她们的习惯，但有一次下楼，我看见她走路会下意识用手撑一下膝盖，便好奇地询问。原来，她交大毕业便到陕南参加工作了，六十年代的安康交通不便，早先出门基本靠走；二十多年，她风里来雨里去，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几乎走遍了安康市的山水山水，腿也从那时候落下了病根。我们一个班一百多人，老师上课很不容易，一节课两个小时，有时中途都不休息，而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还要用力地讲以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听见。我给她拿凳子她会拒绝，因为她觉得老师就应该站着，这是对学生的尊重；有时候她站得吃力了，会用双手撑一下讲桌，同学们并不清楚这些，而我每节课都听得那样珍惜而感动。课后，她会认真备课，她的笔记本总是写得密密麻麻，好的老师总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而她的每一节课我都当做珍贵的宝藏去仔细聆听。后来，上课前我总喜欢去接她，即使帮着拎个布袋或者水壶我都觉得好安心。我也在网上给她订购过一个文件袋，她却说是布袋用习惯了。

临近毕业，我跟她道别，她亲切地嘱咐我不管到哪里都要保重身体，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对晚辈最简单、最殷切的期望。毕业后我们再次见过，偶尔会打个电话致意问候，好几次能见面一面也终错过，听说她生病住院，听说她给安康图书馆捐书，听说她到过安康……我迷茫的时候总会想起她，想起她的谆谆教诲。我开始到基层工作的时候，有过抱怨，跟她打过电话后我总能再次振作。一直以来尽管她的话不多，但总能在无形中化解我的戾气和浮躁。今天安康是阴天，看到她 and 歌老师签订遗体捐赠协议的消息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看着那熟悉的笑容，照片上她的脸还是多了些皱纹，但依然是那样的慈祥。我忍不住拨通了电话，心中充满了忐忑，总害怕电话那头那个温暖的声音断线。然而，她仍然不忘提醒我要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她问了我的工作、父母、孩子，说也会时常想起我来；关于遗体捐献她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把身体捐给医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的眼角膜可以继续看看世界，我的心脏可以继续跳动……”最后，她仍然不忘提醒我要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她说一定找机会再来看看我。何老师年近八旬，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陕西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三秦大地奋斗了六十年，而今她和爱人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身体捐献给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高贵的不是帝王，不是将相，更不是金钱拼凑的华丽，一颗谦卑、大爱的心灵更让人肃然起敬。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将是人生追寻的新命题。大爱无言，大音希声，谨以此文致敬我的老师何惠林先生。

常去感觉。如今，每次在外吃饭，点到“外婆菜”的时候，虽然品尝不到我的外婆做菜的那种味道，但总是感到亲切，外婆慈祥的面容总会浮现面前。

夏天的夜晚，院子的男女老少都在院坝乘凉，外爷先是给大家讲一通三国、水浒、杨家将，接着就会望着星空，神秘地说：“娃，给你出个谜给大家猜猜。”我就会欣然接招：“外爷，你说嘛！”外爷就会抑扬顿挫的用我们固有的方言出谜面：“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洋钉。”满院子的男女老少都会盯着我，看我到底会不会。思索一会儿，再看看外爷的目光表情，我终于猜出谜底是星空，外爷就会爽朗大笑。猜出之后，外爷会继续出题，遇到诸如“何火无烟，何水无鱼，何树无叶，何花无枝”等猜不到的谜语，外婆就会在旁边不断地提示，好多夜晚，都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度过。

外爷性格开朗，唱的一口好歌，可惜我只听过一次。有一年正月，外婆去走亲戚了，他一人在家，喝点小酒，竟在家引吭高歌。从他的老师给他教的大路歌、大刀歌、义勇军进行曲，到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再到跑马溜溜的山上，最后唱起我们那里的山歌小调，他唱得过瘾，我也听得过瘾。后来，作为一个农村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有幸考入艺术院校学习音乐专业，应是全靠天生的遗传（父亲说我祖父也唱得一口好山歌）。

许是祖上一直接续着“耕读传家”的祖训吧，我的父亲一直重视子女的教育，外爷外婆也一样重视我的教育。那时候，他们家负担较轻，家里三口人，舅舅有着令农村人羡慕的正式工作，外爷外婆经常用他们的方式支持我的学习。外爷从来无不无缘无故的给我用钱。记得

有一年冬天，外爷给我说：“娃，他们都在卖柴，你放学了去砍些柴来，外爷给你比他们高的价钱买，咋样？”听了这话，把我高兴坏了，在家的后山上砍了整整齐齐的一捆柴，送到外爷的院坝，外爷一本正经的过秤、算账、付钱，我也心安理得的拿着卖柴赚到的钱去买些小人书。还有一次，家里缺钱，上学走的时候，妈妈给了我10个鸡蛋，让我去换点钱零花，我怕路远打碎了，走到外爷家的时候，我对外爷说：“外爷，吃鸡蛋吗？我这有10个鸡蛋你买不买。”外爷说：“好啊，你要卖，我要买，刚好。”说完，真的给了我5角钱。后来我才知道，他家的鸡蛋都吃不完。小学四年级后，我要到舅舅任教的中心学校去上学，由于年龄太小，外婆提出要我和舅舅住在一起，并嘱咐舅舅要好好招呼我。后来，舅舅结婚了，外婆依然坚持要让舅舅克服困难照顾我，并且每个星期都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我自觉懂事。

四年级的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春天的时候，外爷被检查出食道癌。我那个时候只记得舅舅每个星期都到三十里外的区卫生院去给外爷买药，并不知道外爷正在一天天的离我们而去。暑假的时候，外爷病情恶化，疼痛难忍，去区卫生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回到家中，子女们开始给他准备后事。听妈妈说，从医院回去后，外爷心情特别不好，尤其是请木匠给他制作棺材的时候，他更是心情烦躁。

那个夏天，我得了小儿麻疹，在家整天做噩梦，身体极为虚弱，他经常过问，让外婆去家里看我。后来，麻疹痊愈了，五月初五的时候，妈妈给我煮了一个鹅蛋，当时在我们那里是稀有之物，我会不得吃，给外爷送去，他高兴的直接我懂事。那是那个夏天我看见过他难得的一

次笑容。在离开人世的最后日子，外爷执意要到我家小住，父亲撇下农活，到三十里外的集镇上专程称了几斤新鲜猪肉以尽孝心。那几天，外爷很开心。从我家走的那天，父母都在地里干活没有在家，外爷跟我说：“娃，把我送回去，我在你们这里玩好了。”我再三挽留不住，只有送他回去。那天，下着小雨，他把他的布鞋在手里拿着，怕打湿了。外爷回家没几天，病情就极度恶化，不能下床。

临去世的那几天，外爷很从容，叫来亲戚后辈，交代后事，并给母亲说，要给我写几张毛笔字，以作今后临摹，像是出门远行一样。外婆则是在外爷快咽气的时候去世的。听母亲说，早上的时候，外婆还很坚强，为外爷的后事忙前忙后。中午时分，外爷气若游丝，父亲和其他的亲戚开始给外爷穿寿衣，我的母亲怕外婆受不了，就和外婆并肩坐在床上，抱着外婆。外爷最后目光落在外婆的身上，外婆难掩悲痛，泪如雨下，疾声呼喊外爷：“等着我一起去吧”言罢，竟也撒手西去。多年后，母亲总说，你外爷最后应该是知道外婆和他一起去了的。

外爷和外婆生前勤俭持家，亲朋众多，威信极高。他们去世后，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不约而同的前来悼念瞻仰，送他们最后一程。

三十年来，我经常在想，外爷和外婆虽是平凡的农人，他们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带过后世享用不尽的钱财，也没有惊世骇俗海誓山盟的爱情，但是，他们对后辈的谆谆教导是一般农人无法做到的，他们生死相依的情感也是很多平常人无法逾越的，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总是与其他人的外爷外婆不同，我总是认为我的外爷外婆是世间最好的外爷外婆。



瀛湖

第 1249 期

踏雪 宗正作

写给北方黄叶的一封信 (外二首)

李雪峰

就不必等什么风了吧 北方的冬天只有冷 顺从凋零，并落下来 是最得体的温情

要相信雪花。她们也曾走过四季 此刻她们多么美

一生悬空，在枝头 若只做了坚守这一件事 何不趁那些新鲜的花 尚未升起，你也来一回 自由落体

一定美如蝴蝶 美的无比清晰 落吧，大地在等你

就像一片片雪花 向北，向根的方向 相拥成泥

一处北方的河滩

这时间从鸟的掌心穿过 河流在下 电流在下 纤细之处没有钟表

显然，说我无疾而终的 在时间里是一句谎言 你苦练子午不睡 半夜杀起，正午杀起

寿终正寝的庸人们 不再庸人自扰 终于开始用斧子敲门 敲开好人 向那些黑魃魅与金灿灿

然而线索断了

最先知道秋天消息的是风。

立秋的这天晚上，夜里走过了好几趟风。我的身体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第二日起床后，就明显感觉到气温骤降，单衣自是应付不过去了。早饭前，我来到瓜架下，只见往日蓬勃的瓜叶已经开始泛黄，没了昨日的血气和精神。再看南瓜挺着大肚子好似还要再长一圈的决心，棚下的两个葫芦如弥勒佛一样望着远方。这院里的南瓜最大的一个已经长到直径40厘米，之前老人在瓜上刻了一个福字和一幅人脸肖像都已经长开了。金黄的南瓜像是一轮太阳立在我们的脚下，它们和我们一样经历着季节的变化。南瓜们夏日浑身青葱，到了秋日它们也为自己披上了黄马甲来抵御这秋寒。正所谓秋风秋雨秋煞人，这也是大师余秋雨名字的由来。秋风萧瑟今又是，秋风像是一支画笔把苍黄和成熟涂满人间，却也像一把利刃让诸多生命走向衰败。这既是季节的轮回也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立秋过后，依稀还能听见几声蝉鸣，已然没了夏日的聒噪。一日，我看见花枝上一只蝉背着另一只蝉，却已没了生命气息。这不仅让人叹惋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悲苦，想起自己的一句诗来“没有什么能让爱分离。”在生命的最后这两只蝉是相依为命还是惺惺相惜已经无从得知。唯一能确定的是，秋天已经来临。时间的流速总是让人既惊喜又害怕。惊喜的是它总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害怕的是日子过的太快了，仿佛什么都没有抓住，时间就溜走了。

地里最先衰败的是洋芋的枝叶。仿佛也是立秋晚上的那场风开始，那夜风从后山的梁上滚下来分成三层，一层从向白杨树、松针间隙快速奔去，白杨的叶子像鼓掌一样哗啦哗啦的，招来了狗的狂，它们一直把风赶出了大门外许久才停歇。第二天一早我看见松针落到沥青路上，不同的松针指向不同的方向。太阳光从东边的山头打下来，地面上金光灿灿然是好看。第二层风从北向南刮去，从南边的海棠林刮到北边的瓜架、瓜棚。像梳子一样只是拂走了几片叶子，在风中撕咬着，半山的野蔷薇、苜蓿也都发出不同的声响。狗被刚刚那阵风所吸引，倒是顾不上这阵风了。第三层风是贴着地面走的，那些蚂蚁、老鼠和虫子都躲在自己的洞穴里，屏住了呼吸不再发出一声鸣叫。风从地里走了一圈，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西红柿“啪”的一声落下，汗流浹背的靠近土地，茄子趁着风坐上了秋千来回扭着身子好不爽快。莲花白觉得冷了把自己捂得更紧了，红辣椒做着健美操一不小心，一个翘起把自己甩出去老远。而对于本就命运多舛的洋芋枝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风扫过之后它们都趴下来了，叶子也是一日比一日憔悴。几天的光景不到就全都枯萎了，从远处你根本看不出这里是种着洋芋。

千字文说“寒暑往来，秋收冬藏”。走到小院里看见菊花不想起唐代诗人元稹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来，不免心中怀着些许悲思和伤感。彷徨间，一片晃黄的树叶落在肩头，似乎更加渲染着肃秋的氛围。一叶知秋，大概就是如此吧。

风，用熟悉的声音走过每一片土地和每一个村庄。它们把秋天吹来，也把秋天吹走。我们在风中睡着，又在风中醒来，我们在风中守望望着田野和远方。

父亲的口头禅

左右

春节至今，我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

因为疫情，父亲和母亲一直在老家。最近刚刚收到复工通知，父亲高兴地带着等一批工人计划从西安坐火车去乌海做黄河治理工程。我听到消息，赶在他们出发前，到妹妹家见了一面。我们在一起吃饭，喝茶，呆了半天，各忙各的，他处理工程上的各种琐事，我玩我的手机，一句话也没说上。临走上火车时，他问我：要钱不。

听到这三个字，与父亲临别后，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要钱不”，这三个字，是从小到大，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也最有力量，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很认真地问我，生怕我在生活上有一丝的不如意，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我每天学习与生活源源不断前进的动力。这三个字仿佛是他专用的词，不说“缺”，在他看来，在他维持下的家从来不缺钱，他把“缺”说成“要”，就是让我知道，他永远是我的依靠，我只需要安心学习就好。说实话，从小到大，我真没有在这方面操过心。

父亲对我的偏爱，是可以从这三个字上看出来的。在大学毕业之前，至少他在金钱方面对我一向大方，只要有利于我学习或者生活或者写作的事情，他不同意，从不会拒绝，每次都会满足我，虽然我知道，有时父亲手头并不宽裕。

不知从何时开始，随着我赚钱能力越来越强，父亲越来越老，父亲也很少对我提那三个字了。他能说会道，人缘超好，在六十岁之前，总有做不完的工程，总能让姐妹、外甥女几个的生活过得很顺。现在父亲已经年过六十，有时大半年连一个工程都找不到，急得他在老家发闷气，急坏了身子。以前做工程的烂账，现在基本上很难要回来，父亲只能靠打麻将或者刷抖音度日。

父亲依然是那个勇于肩负重担的父亲。他不再年轻，白发爬满了额头，肩膀没有以前那样笔直，身体时常会出现一些小毛病，拉我过马路的力气也不像以前那样厚重有力，但是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父亲的职责。有时我在微信上对他说“你做工程周转不开的话，我给你一些吧”，说完这样的话，我就后悔了。父亲是爱面子的人，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资助他，在他的观念里，儿子资助父亲，是有损面子的事情。对此我很无奈，有时我偷偷给母亲一些零花钱，被父亲知道了，母亲很委屈地挨了批评，这些小事，令我难忘，令我心疼不已。从这些事情里，我能感受到，倔强的父亲，从来不会向生活低头，也不会低头给我看。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小感戴了我，我也成为一个更倔强的人。

昨天，我从妹妹口里得知，父亲在乌海快干不下去了。工人们干了半个月，不知是谁透露了消息，工程队的财务处没有周转资金了，一些工人闹到父亲那里，有一些工人准备带铺盖回家。就在父亲四处筹钱无望时，我深夜发去一条微信：要钱不。

父亲抹泪在微信上说，这是他第一次向自己的儿子借钱。

父亲说，以前是他保全我的生活。时间飞逝得真快，现在居然到了我保全他的年纪。

把钱转给父亲的那一刻，我的心如一块巨石落地，“要钱不”这个口头禅，我终于接到了自己口里，终于有机会像以前那样，做一个能够保全父亲的“父亲”。

鸟鸣之处，没有钟表 我是个正在痛着的人

渭河某一段

流了这么久 河水更加像一碗 稠稠的面汤

是梁生宝创业时 换过稻种的地方

竖耳细听洗耳恭听 仍听见 被压低的笑声

但已没什么稻子了 没有那年月的稻子 连稻草也没有

修剪整齐的青草 像沾在碗边的青菜

一碗面汤 模糊了年代

初生着落寞的麦田

某种撩人的芳香 从大地的胯下洋生 这落寞下午，嗅着这初生的麦田 婴儿般的气息冲击着被湿了的眼睛……

想起红叶，那些长寿的妇人 大秦岭踏路人血养的风景

鲜美的嫩绿的血丝般的 这大地最忠实的神经啊 已孕育那汹涌着金色的排浪 不需要红色的惊艳与唇影 鲜与高冈有缘 风度天生不属于山巅 磨难之后的白扑扑的灵魂 坐卧在厚重万担的乡愁中

在风中守望

蔡森

